

国际教育前沿丛书

刘宝存 主编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研究

● 李润华 著

推进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教育

国际教育前沿丛书

刘宝存 主编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研究

● 李润华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研究 / 李
润华著. — 太原 :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8. 8

(国际教育前沿丛书 / 刘宝存主编)

ISBN 978 - 7 - 5440 - 9969 - 1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高等学校—建设—研究
—日本 IV. ①G64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5863 号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研究

RIBEN CHUANGJIAN SHIJIIE YILIU DAXUE ZHUOYUE YANJIU ZHONGXIN ZHENGCE YANJIU

选题策划 薛海斌

责任编辑 张 平

复 审 康 健

终 审 郭志强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蔡 洁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 0351 - 472980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康全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9969 - 1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351 - 4729718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的加剧。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国家目标，力图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为自己定位。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有利地位，纷纷把教育改革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作为提高民族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二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正在进入知识经济阶段。与建立在土地和人口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建立在资本和资源基础上的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和信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知识、技术和信息发展靠创新、靠人才，归根结底要靠教育。因此，教育成为各国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首要途径。三是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联系、影响、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全球化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学校之间的竞争，世界各国都把创建世界一流的学校、提升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作为战略目标。四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挑战。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也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国际社会大变革把教育推向社

会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成为世界性的运动，而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则是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主旋律。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不仅是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所带来的挑战的应对，也是基于教育自身发展和改革的需要。纵观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世界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改革。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城市化所推动的社会全面变革引发了以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为标志的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进步主义教育直接向传统教育宣战，强调把儿童的兴趣作为教育的出发点，重视职业教育、工业教育、科学教育，倡导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使人们反思传统与变革、人文与科学、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民主运动、人口剧增和“冷战”加剧等因素的推动下，以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为导火线，爆发了新一轮世界性的教育运动。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一度给教育带来一缕新风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及其改革运动，结构主义、要素主义教育理论逐渐取代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取得支配地位，促进中等教育的普及化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改革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加强大学的科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成为国际社会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和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使教育的地位空前提高，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一轮的教育改革因70年代的经济萧条戛然而止。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教育运动是上一轮教育改革运动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发展。在中小学教育实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背景下，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变成了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也就是为每一个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确立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的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加强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提高教师的待遇和专业化水平，建构终身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进程，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与以前的局部改革不同，这是一场关于教育的全面改革，涉及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课程教学

到管理体制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与以前阶段性的教育改革不同，这更是一场长期的教育改革，已经持续30多年的教育改革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穷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中国也从一个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实现转型，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大变革和国内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凸显的双重压力，既处于新的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也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总结的，“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社会将迎来更大的变革，意味着一个真正强国的崛起，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教育，探讨教育如何适应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改革创新，为国家整体战略服务。

与国际社会的教育改革大势相一致，中国教育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在新的世纪，面对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我国在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宣告了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运动的开始，我国教育进入大改革、大发展、大变化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求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无论是当前的社会变革还是教育变革，在我国历史上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从国际社会寻找可供借鉴的理论、经验和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方面，我国教育科学虽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特别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围绕世界和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前沿问题开展研究，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我国历史上既没有相应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把视野扩大到国际社会，研究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理念、政策措施、得失成败，研究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尤其是针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相应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教训，并根据我国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

三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创立于196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最早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机构。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比较教育专业全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比较教育专业全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1988年，被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是比较教育领域中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1999年12月，成为第一批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15家科研机构之一，是比较教育学科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2011年秋季，招收第一届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研究生，开创了我国比较教育专业国际硕士教育的先河。2012年，与奥地利、德国、芬兰等国大学联合开设欧盟伊拉斯莫（Erasmus Mundus）“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硕士项目，这是我国高校第一次以全面合作伙伴（full-partners）身份全面参与伊拉斯莫项目的招生、教学和管理。2012年，入选教育部国别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成为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之一。2013年，在成功举办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项目的基础上，全英文教学国际博士项目顺利招生，成为我国比较教育专业乃至教育学科第一个开设国际博士教育项目的机构。2017年，加入教育部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为教育领域首批入选的两家智库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基本使命是：1. 围绕世界和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前沿问题开展研究，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2. 为文化教育部门和相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3. 积极开展教育政策研究与咨询服务工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为区域教育创新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改革试验提供咨询服务；4. 积极开展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引进和传播国际先进理念和教育经验，把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教育研究的新发现推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和平台。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语种最全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机构，语种涵盖英语、

俄语、法语、德语、日语、朝鲜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世界主要语种，研究对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芬兰等国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基础教育比较、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政策与管理比较、教育思想比较、文化与教育发展比较、国际教育等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领域。

50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一直是我国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的重镇。该院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指导思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积极承担起国家重大教育研究任务，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套《国际教育前沿丛书》就是近年该院承担的部分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把《国际教育前沿丛书》列为“985工程”重点项目予以支持，山西教育出版社在丛书编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刘宝存

2018年2月于北京

前 言

迈入21世纪，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以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高度信息化的先进产业社会中，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成为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活动以及其所创造的新知识，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高新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世界生产力发展走向和国际竞争格局。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竞争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日趋白热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只有坚持以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为先导，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质的飞跃，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则是迅速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是保证一个国家尽快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的战略性措施。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亚洲许多国家大学发展的共同愿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文部科学省先后于2002年、2007年实施了“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把关系国家综合国力强盛与否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切实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考虑和推动。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的出台（1995年）、全球化背景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日本战后第三次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行（1996年）、基础科研能力相对薄弱与科技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日本“21世纪COE计划”的出台。为了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最高水平大学的确立，日本政府从提升本国国际

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出发，结合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际，由文部科学省于2002年出台了“21世纪COE计划：为了形成世界性研究教育基地而实施的重点支援项目”。该计划以《大学结构改革方针：作为构建充满活力、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公立大学的一环》（通称“远山计划”，2001年）为政策依据，作为文部科学省的“卓越研究中心建设费补助基金制度”的一项改革措施，于2002年起正式实施。“21世纪COE计划”（2002—2006）突出了资助重点，向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教育中心倾斜，引导和促进各大学发挥自身优势、个性和特色，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鲜明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在“21世纪COE计划”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又于2007年启动了作为其后续计划的“全球COE计划”。从日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出台背景可以看出，“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的出台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们体现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思考，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目标是一致的。

“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是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日本政府为创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最高水平大学而实施的科研基地建设资助金计划。它是通过第三方评价和对资源的竞争性调配，将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日本大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项重要举措。

日本创建世界最高水平大学的思路，是从创建一批世界最高水平的卓越学科基地开始着手的。将建设一流大学的任务下放到设置博士课程的研究生院，并以博士学位专业点分类分学科进行评价和重点资助，遴选出各大学中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卓越学科。“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为日本所有的国立、公立、私立大学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依据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各大学的研究活动的绩效评价考核结果，采取倾斜式的资源分配方式，确定一批具有明显发展潜力的优势学科或专业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极”，建设若干个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教育基地，引导和促进有关大学发挥自身优势、个性和特色，提高日本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培养能够引导世界研究潮流的创新型人才，最终达到全面提升大学综合实

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与此同时，为提高学科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还明确规定了生命科学、信息电气电子类、化学与材料科学、人文科学、医学类、数学·物理学·地球科学、机械·土木·建筑及其他工学、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复合学科·新兴学科和创新·前沿科学等10大学科领域。从日本创建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经验可以看出，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采取了大学重点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建设优势学科，推动研究教育活动的“卓越化”发展，使之脱颖而出，并进而跃居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的世界最高峰，增强日本在科学研究核心领域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当竞争和市场观念被引入大学建设时，为避免造成大学之间的盲目竞争和重复建设，使有限的公共财政投入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日本政府借鉴了诸如释放权责、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等新公共管理的某些有价值的见解和做法。首先，在整个COE评审过程中，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文部科学省并没有直接参与COE评审工作，而是采用委托代理方式，将COE的评审权、裁决权、执行权下放给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由第三方评价机构代替政府扮演评价、审议的角色。此举不仅避免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摆脱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创造了先决条件，而且还加大了社会参与度，尽可能地保证了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提升了社会公信力。其次，在COE各学科群评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注重了委员构成的多样性。委员会人选的这种制度性安排具有其合理性，避免了由于出身名校的委员过多所导致的相互庇护和内部利益均沾行为的发生，有利于保证评审的客观公正性。最后，“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在传统评价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把过程监控、成果测量等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而形成综合的反馈机制。由“21世纪COE计划委员会”和“全球COE计划委员会”实施的评价活动包括事前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其第三方评价体系的运行机制如下：为国立、公立、私立大学之间展开公平竞争搭建平台→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各大学提交的竞标资料进行书面评价→通过公开听证会·合议评价与各大学进行面谈→公布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结果分配预算→全程评价过程中的中期评估考核→根据中期评价结果适度调整COE资助经

费→评价过程结束后的事后评价。其中，委员会将中期评价结果与卓越研究中心建设费补助基金的拨付挂钩，进行了有效的过程监控。

毋庸讳言，日本创建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也遭到了来自教育界、产业界等社会各阶层的质疑甚至批评。例如政策只针对大学的科研活动，导致大学职能向科研严重倾斜；政策资助的研究时限过短，不利于基础性以及中长期的学术研究的开展，有急功近利之嫌；教育资源向科研实力雄厚的大学集中，导致科研实力薄弱的大学面临资金瓶颈，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等等。

如今，日本创建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指引下的改革初见成效。“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的相继出台对于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促进大学准确定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提高教育投资效率、加大评价过程的社会参与度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日本实施创建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时日尚短，在现阶段对其进行终期评价还略显为时过早。无论如何，对于一种实践中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研究其出台背景及动因、主要内容及具体措施、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政策调整与补充等，对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总 序 前 言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概念界定	2
第三节	文献综述	8
第四节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思路	10
		22

第一章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出台的动因与过程 28

第一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出台的动因	28
第二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历史沿革	46
第三节	政策出台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博弈	54

第二章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内容 65

第一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内容	65
第二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配套政策	77

第三章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实施过程与效果	109
第一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实施过程	109
第二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实施效果	124
第四章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评价与调整	132
第一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评价	132
第二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调整与补充	152
结论与启示		163
第一节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分析	163
第二节	日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170
主要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208

导 论

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迅速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是保证一个国家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的战略性措施。在亚洲地区，我国的“985工程”（1998年）和“双一流”建设战略（2015年），日本的“21世纪COE计划”（21st Century COE Program，21世纪卓越研究中心计划，2002—2006）、“全球COE计划”（Global COE Program，全球卓越研究中心计划，2007—2009）和“全球顶尖大学建设支援项目”（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2014年），均是把关系国家综合国力强盛与否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切实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予以考虑和推动的。两国政策在建设愿景与目标、组织与实施、资助对象与重点建设学科领域、实施周期与建设经费、评价与绩效考核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从日本创建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具体措施的战略性和前瞻性，还是从其政策运作的方式及其成效来看，日本的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建设对我国都不乏可借鉴之处。基于此，本书拟从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采用文献法、比较法、个案分析法和政策分析法，重点对日本创建大学卓越研究中心政策的历史沿革、出台背景及具体措施、实施状况与效果等进行论述与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完善和改进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建议。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起

（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界性趋势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露端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以创新为社会主要驱动力的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以优秀人才和高新技术的竞争为核心的时代特点逐渐表现出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日趋激烈。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主战场，逐渐从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不仅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轴心机构”、动力源、发动机，而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因素。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能够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高等学校通过获取、加工、创造高深知识能够增强自身在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抢占高等教育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因此，对于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确保本国的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能雄踞世界前列是当务之急。于是，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和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把“赶超一流”“追求卓越”作为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着力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一历史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政策中呈现出来的强势话语。可以说，各国争先恐后创建一流大学的行为已经超越了高等教育自身改革与发展的范畴，而上升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热潮中，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业已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曾说过：“每个国家都希望拥有，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①的确，创建世界一流大

^① 菲利普·G·阿特巴赫，覃文珍.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本与收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28.